

鍾序

以勇氣創意 與媒體巨人分庭抗禮

鍾蔚文

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

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和陳老師一起作研究，一轉眼間已十幾年。聽他說《生命力》也聽了十幾年，現在終於成書。

十幾年癡情執著於一件事，現在這種人很少見了，而陳老師就是這麼一個人。

從表面的經歷來看，他應該可以順著現代社會典型的社會階梯，成為另一個符合主流模式的成功樣板。可是，書卻一開頭就反轉了這個固定的模式。一位進入自己從小立志從事的行業的年輕人，在報社業務蒸蒸日上，自己的收入也水漲船高之際，卻開始有了沉重的失落感。因為，「在商業邏輯運作下，低學歷、低所得、非都會區及其他弱勢族群的傳播權利，又該由誰來照顧？」

從此他決定走另一條路。這本書寫的正是一個理念如何萌芽、生根的漫漫長路。陳老師寫地平鋪直敘，不見一絲激情，但字裡行間時時見出勇氣和誠意。有勇氣，方能逆主流而行。說起來令人又感慨又尷尬。書中所談的理念，不正是世世代代新聞人念茲在茲的事嗎？學術界多少論述不也在談這些？但是在實踐時又有多少人能不忘初衷呢？每個人年少時一定也有著蘭陽少年那種清純的感動吧？只是日陷塵網漸漸就沉淪了。

這本書也像作者，寫的是人如何誠懇擁抱自己的價值。陳老師雖然多年來在這城市生活，但他始終是個清純的蘭陽少年，似乎沒有任何城市污染的痕跡。讀這本書有種感覺，好似在沓雜紛亂的街頭，眾人焦躁趕路，暮然回首，卻有那麼一個人，悠悠閒閒，水波不興，安靜地經營著自己的天地。也因為價值堅定而清晰，便可以特立獨行，有所為而有所不為。

不過，只有勇氣和感動，只能悲壯而已，更重要的是，這本書展現的是實踐的能力。我們研究群多年來最深刻的體會是：實踐之知才是真知。我們說的實踐不只是將知識化為行動而已。更重要的是實踐代表一種不同於傳統的知識觀。從實踐的角度，知識的內涵展現在如何體察情境，善用資源，取捨拿捏，發展策略的過程之中，因此有別於以規則形式呈現的知識。

陳老師這本書，具體地實踐了我們研究群的思維。具體而言，有以下幾點：

一、從做中學。參與《生命力》的學生，在參與的過程中，對理論、技藝、倫理有了真正的體驗，習得的是不同於書本知識的行中之知（knowing-in-action）。

二、書中所寫的《生命力》三階段，具體展現了它如何體察不同情境的特性、利用資源，發展策略。例如，玩家的軟體工具，到了《生命力》手上，立刻成為公民新聞的利器。

多年來，我們對於媒體的亂象感到無奈痛心，也對在商業的狂潮下如何堅持理想而心力交瘁，但從這本書的經驗，我們看到了突圍的空間。陳老師多年來唐吉柯德式的堅持，如今回頭來看，在一個 Web2.0 的時代，反而可能是實際的目標了。《生命力》到了第三階段，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大即是美的邏輯。在一個 Web2.0 的時代，如果懂得掌握散佈網路世界看似零散但實則豐沛無比的資源，即使是大衛如陳順孝，也可以和媒體的巨人分庭抗禮。更有趣的是，從近來的發展看來，這些往昔是邊緣的媒體形態，未來可能會成為主流呢。

讀這本書，也勾起我多年來不時發作的焦慮和不安。以前讀明史，形容明朝的大儒，平日坐談論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。心中不禁暗暗警惕自己：不要做這樣的讀書人！不過，說來慚愧，我自己平常作研究教書仍以坐心性居多吧。也要坦白地說，這也是學術界的通病，尤其在一個日漸強調論文篇數的社區，我們和明儒已相去不遠。可是，教書作研究，如果不能面對社會，終究令人不安。

從書中實踐的經驗，也許我們該重新思考：我們所為何事？

我們應該重新想想：作為研究者，面對社會問題，我們的著力點在那裡？我們不僅要說，也要動手去作。其實世界從來不曾像烏托邦一切美好，有問題是常態。專家的關鍵能力不只是提出批評，而是像這本書一樣，面對問題，動手去作，在重重限制之中發揮創意，提出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案。這正是這本書的焦點，也是我們應該作的正事，也是我們應該教給學生的能力。

同樣地，我們也許要重新思考傳播教育的方向。我認為，坐在搖椅中是得不到真知的，只有在和真實問題遭遇中才能習得真知。不過，目前的傳播教育基本上仍未脫離傳統的知識典範，仍以講授原則規範為主，實作明顯不足。如果我們要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，發展一套適合傳播從做中學的教育哲學和策略，是未來的一大挑戰。這本書是個美好的開始。